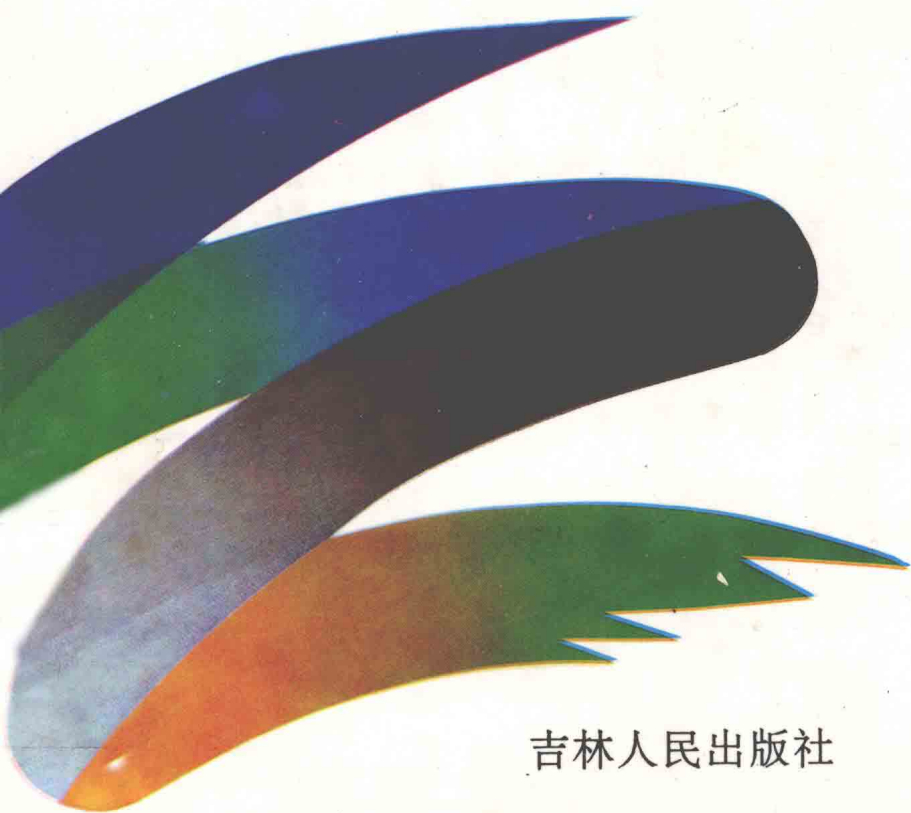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布苏奇缘

赵显和 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大布苏奇缘

赵显和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大布苏奇缘

赵显和 著

上官纓 审校

责任编辑:古 叶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吉林欣荣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5印张 280000千字

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一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7-206-00175-X

I·38 定价:12.50元(平) 14.50元(精)



在希望的田野上

赵显和，1944年1月生，毕业于吉林省乾安县财贸学校。1961年当店员，1962年当近一年农民，于12月份入伍当兵，当战士，当班长，当排长，当宣传干事，当组织股长。1976年初转业，任乾安镇党委副书记，书记（兼革委会主任）后又任水利局副局长，畜牧局局长等职。1983年6月任县纪检委副书记，同年又任县委常委，县纪检委书记。1990年初，当选为乾安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至今。

业余新闻写作已有30余年。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现为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省杂文学会会员，松原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。

赵显和小说集《大布苏奇缘》

出版絮语

古 叶

正当文坛寂寥，商海喧腾，文人们纷纷下海之时，赵显和偏偏抛出了小说集《大布苏奇缘》，并嘱我为其作序。我虽写小说，但对当今小说之作法，已深感力不从心，因而，对显和的小说之优劣也不敢妄加评论。不过，从编辑与作者，文友与朋友的角度看，对显和此举，倒是有几句心里话，不妨与读者唠唠，就算以“叙”代“序”权作絮罢。

编辑与作者，本是朋友加朋友。编辑需要作者的支持，作者需要编辑的扶持，编创携手才能繁荣创作和出版事业。显和作为县一级领导干部，能在百忙中，从事业余创作，而且十几年如一日，这在业余作者中也是少有的。他并不是通过写作出名谋出路那类作者，而是真正把写作当成一种社会责任来对待，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字，每一篇作品，即使编辑要求一改再改的稿子，他也能放下架子，乐于交卷。这种谦虚、执著的作者，编辑视为好朋友。

文学的源泉来自生活。从显和多种样式的作品看，有一个共同点是从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写起，以一片对家乡热爱的深情，去写家乡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去讴歌家乡的风土人情，传统美德，风流人物，时代变迁，去鞭挞逆历史潮流而

动的丑类。这种扎根于生活，充满泥土芳香的作者，编辑愿意结为知己。

朋友相处，贵在坦诚。我在一次聚会上曾这样介绍过我所了解的显和：“这个人，办事、写作、说话都是快节奏的，连走路也一样。他是手一份子，脚一份子，嘴一份子，干啥就干好啥，干啥就干出个样儿来。干工作，写作是这样，交朋友也是这样。”心直口快，心肠火热，精力旺盛，富于幽默，与他相处，都会感到轻松亲切。我想“文如其人”，读他的作品，其感受也会是同样的。

写作，是显和无憾的选择，在他小说集问世之际，祝愿他今后创作获得更大丰收！

1995年6月于长春

目 录

赵显和小说集《大布苏奇缘》出版絮语 古 叶 (1)

社会篇	干枝梅.....	(1)
	神 树	(18)
	雷雨过后	(38)
	自流泉水响叮咚	(49)
	爱打扮的姑娘	(65)
	褪色的照片与情诗	(74)
	苦丁香	(84)
	忏悔情缘.....	(107)
	舞 迷.....	(121)
	疑 惑.....	(125)
	近视眼.....	(127)
	征婚启事.....	(134)
	警官考试.....	(139)
	卖 粮.....	(141)
	破涕为笑.....	(145)
	春风徐徐.....	(147)
	清心醋.....	(149)
	想当初.....	(152)
	对 桌.....	(155)
	立 异.....	(158)

云遮月	(161)
过来人	(164)
买牛记	(167)
静静的夜，风在吹	(169)
两厢悔	(172)
心 事	(174)
亲 家	(177)
张大倔子告状	(179)
山村夜曲	(182)
新 绿	(184)

银针篇	大手笔	(187)
	拆 桥	(191)
	老门卫今天不在岗	(196)
	洗 手	(200)
	心 照	(204)
	下 乡	(207)
	话外音	(216)
	请 客	(221)
	路 遇	(224)
	买 烟	(227)
	戏外戏	(230)
	酒	(234)
	张主任秘事	(237)
	玄功妙术	(240)
	“分贝”瓜	(245)

礼 物·····	(249)
孕妇乘车·····	(251)
丽丽的眼泪·····	(254)
枪声·····	(257)
大暖瓶，小暖瓶·····	(261)
娟娟的“荣幸”·····	(263)
老妇买套裙·····	(265)
老头儿试衣·····	(267)
紧急抢救·····	(268)
老农卖猪·····	(270)
小刚雇嫖·····	(272)
有关烟的传闻·····	(274)
纪实篇 梦影·····	(280)
大布苏奇缘·····	(298)
二聪明小传·····	(316)
触 角·····	(321)
困 惑·····	(325)
畸形婚姻·····	(335)
迷途分手·····	(350)
情女泪·····	(356)
后 记·····	(392)

干 枝 梅

六月的科尔沁草原。绿草如茵，风景如画。平洁如镜的大布苏湖，微波荡漾，湖面上倒映着对岸重峦叠障的狼牙坝泥林；泥林下的股股自流泉水，如条条银链蠕动在绿色的锦秀之中，曲曲弯弯地把湖面和泥林连在一起；岸边草原上，开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，泛出沁人心肺的香气。粉红色的波斯菊，鲜红的野百合，大朵大朵的野芍药，纤细婀娜的勿忘我，洁白如玉的干枝梅……，姹紫嫣红，逗引得蝴蝶、蜜蜂、蜻蜓闪着五彩缤纷的翅膀飞来舞去。蓝天白云与绿地上的绵羊交相辉映，不时传来牧羊青年刘玉刚那高吭嘹亮的歌声，白云飘，羊儿跑，百灵鸣唱，雄鹰高翔上云霄……

张晓莉站在湖岸的高坡上，耳听这悦耳的歌声，眼望这令人陶醉的广袤草原，不由得心中充满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再有一个月自己就要离开美丽的大布苏湖畔了。农业大学毕业后，带着改造草原的科研项目，离开父母和舒适的家庭，应聘来到大布苏湖岸边的大布苏屯，做了畜牧专业户刘俭南的家庭技术员。转眼三个年头过去了，当初遍布湖畔的“碱巴拉”，如今，已被葱葱郁郁的碱茅草掩盖，

片片耐碱灌木——柺柳，开着一串串紫色的小花，散发着阵阵幽香。退化的草原，植被得到了恢复。人们赞扬她张晓莉妙手回春，能把长“暴花秃”的草原打扮成穿绿戴红，婀娜多姿的“新嫁娘”。

现在合同期满，她要回城安排工作了。要回到父母身边了，对于这个从小生长在大城市的独生女来说，无疑是高兴的。然而，此时此刻，当她望着自己和玉刚、刘大爷一同改造的盐碱地，看着一群群澳波东改良绵羊，看着满坡遍野的干枝梅，看着泥林脚下股股清泉，心中引起阵阵焦虑。二十天前，自己给爸爸、妈妈写信，详细汇报了三年来的思想变化，同时也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他们。可是到今未见回信，对于自己今后的打算，二位老人该是个什么态度呢？

“晓莉姐——”突然，身后传来一声呼唤。她转过身，见是刘玉刚手拿一束干枝梅向她走来。“玉刚弟——”她高兴地喊着上高坡，接过干枝梅，扯着玉刚的手，向羊群奔去。

六月的天像孩子脸，说变就变，不一会，一片片低沉的黑云压过来，北风大作，马儿嘶、牛儿叫、燕子高飞、羊栖堆。张晓莉凭三年草原生活经验，深知，这是暴风雨的预兆。她和玉刚赶快把坡下的三群羊拢到一起，赶到岸边泥林里去避风，不然羊群就有被卷进沼泽地的危险。

他们刚把羊群赶入安全地带，“轰隆隆”，声声沉雷在上空轰响，大雨夹着冰雹铺天盖地打下来，钮扣大的冰雹不时地落在玉刚和晓莉头上，使他们的头嗡嗡直响。玉刚喊道：“晓莉姐，快过来。”等不得了，他一个箭步窜到晓莉身边，把她的头抱在自己怀里，任冰雹落在自己身上……

“玉刚，这不行，你……”没等她说完，几颗鸡蛋大的冰雹噼里啪啦地落到玉刚的头上，身上……，他打个趔趄，晕

倒在地。

冰雹过后，雨还没停，张晓莉见玉刚满身泥水，脸色煞白，微弱的呼吸着，脑袋肿的像柳罐斗子似的。晓莉抱着玉刚的头喊着：“玉刚弟，你醒醒！”雨哗哗的下，风呜呜地吹，玉刚还没醒过来。张晓莉不顾一切的背起他，向大布苏屯方向艰难地走着。

晓莉背着玉刚一口气走了三里多地，忽听背上的玉刚说：“晓莉姐，你……快放下我。”

晓莉放下玉刚，泪水伴着雨水从脸颊流下来。

“晓莉姐，我这不挺好吗！你哭啥呀？”玉刚强打精神说。

“你是为了我呀……”晓莉擦了一把脸上泪和雨混在一块的水，抬起头来，深情的望着玉刚。

“说这些干啥？你来我家，辛辛苦苦的干，碱斑长草了，绵羊改良了，我家每年收几万元，你才是真正为我们呢！”

“玉刚别这么说，你一家对我比亲人还亲，你对我帮助更大，草原改造的成功，功劳，你比我大，我写的论文里的许多论据都是你实践的结果呀！可以说，没有你提供的实践数据，我是写不成发表在《草原改造》杂志上那篇论文的。”晓莉说着，身子不知不觉地靠在玉刚的肩头上。她的脸上露出了红晕，不一会，又神经质地离开了。两个水淋淋的年青人互相看着，会心地笑了。

玉刚站起来，把那束被雨水淋湿，冰雹打过却依然完好的干枝梅举到张晓莉面前说：“晓莉姐，你看：冰雹凶残，打晕了我却没有打掉干枝梅的花儿和香气！”

“好！真好！”张晓莉接过干枝梅举到鼻尖嗅了嗅，又深情地望了望玉刚那健壮的身躯和棱角分明的脸，不觉心中一阵热血激荡……

“玉刚，你为什么每天都要送我一束干枝梅？”

“这个……，因为我喜欢它，爱它。”

“那——你以为我也一定喜欢吗？”

“嗯，我知道，我喜欢的，你一定喜欢。”

两人四眸相对，脉脉含情，心中似有千言万语。

“得得……”身后响起一阵马蹄声，是刘俭南老汉和几位乡亲，骑马来草原寻找他们来了。

二

一场暴雨把张晓莉浇感冒了。高烧得她昏昏入睡。刘俭南一家人又是请大夫又是熬姜汤，忙活了一天，她总算退了烧。

刘大娘坐在晓莉的床沿上，拉着她那白皙的手，强忍着感情上的激动，轻声说：“晓莉，你好好养养身子，好利索就回城吧。反正聘期也没几天就到了。”

坐在椅子上的刘俭南说：“晓莉，三年来让你吃了不少苦，你的‘能耐’使我们刘家发了财，草原变了样，我们一家人打心眼里感激你。我们庄嫁人成本大套的话不会说，就这点意思呢。我上县给你买一台电视，是带色的，出人的那个地方像个小波箕似的；一台洗衣机是两个缸，听说洗完了不用晒，它自个就能鼓捣干了；还有一台电冰箱，饭菜放那里总也不馊，这三样东西你回城时一同带回去，我们年岁大了，你结婚时我们怕去不了，这几样东西就算我们为你随礼了。”刘南老汉的眼睛湿润了。

听着这些亲切的话语，晓莉含着眼圈里的泪水没让它在刘大爷面前流出来。三年来，刘家人冬天怕她冷、夏天怕她热，雨天怕她浇着，风天怕她吹着，就连少吃一口饭刘大娘

也要叨咕小半天。玉刚的弟弟玉强、妹妹小燕都在张晓莉的辅导下，考上了农大，他们不断的从城里给她寄来科技书籍，糖果和新式服装，刘家人真正把她当成家中的一员了。这一切使她从陌生中走进一个充满友爱的境地。她同这里的人，这里的泥林和湖水，这里的草原和鲜花同呼吸共命运了。

“刘大爷、大娘，你们今天怎么了！”晓莉坐起身来，两眼深情地看着刘家老两口。

刘家老两口怕当着姑娘的面掉下泪，分别把头转向了一边。屋里一阵沉寂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玉刚手中拿着一束干枝梅走进来。“妈，晓莉姐不是说了吗，合同期满也不走了，要在草原上生活一辈子哩！”

“你多啥嘴，晓莉是干部，是大城市的大学生，怎么能在咱这碱巴拉地方生活一辈子！”

“碱巴拉，我们正在改造嘛！”

“我和晓莉说话，没你的事，你出去！”刘大娘撵玉刚走，一回身看到他手中拿着一束干枝梅，生气地问：“你小伙子拿那花干啥？”

“这是晓莉姐昨天送给我的，她病了，我要放在她床上。”说着插入床头柜的花瓶里，出去了。

刘大娘和刘大爷愣了半天神儿。

好一会，刘大娘说：“姑娘，你可知道这干枝梅不是随便送人的呀！”

“知道一点儿，我问玉刚他总是不说。”

“孩子，这干枝梅不乱送人的，它是一个传说神话。说是很早以前，一个叫腊梅的姑娘，冒着生命危险来大布苏湖找她的恋人李二柱。她七天七夜食水未进，一口气跑了五百多

里，来到狼牙坝‘相思台’上呼喊二柱。二柱在梦中得到了熬碱术，迎着喊声奔向狼牙坝来和腊梅会面，谁知，腊梅姑娘已经晕过去了，腊梅再也没醒过来。腊梅临死的时候，眼泪流到一束小黄花上，这朵小花立刻变成白色，霎时狼牙坝脚下的小黄花都变成了白色，一股奇香扑鼻。二柱掩埋了腊梅，把这花儿放在坟头。二柱到民间传播熬碱术去了。

“第二年七月七日二柱回来为腊梅上坟，这些小白花还在坟头，枝儿干了，花儿没落，还散发着股股香气。因为这花的瓣儿像梅花，人们就亲切地称呼它为‘大布苏湖畔的干枝梅’，青年人互送这花是表示爱情，结婚时采回放在床头，表示爱情专一美好……”

晓莉听刘大娘讲着干枝梅的美好传说，脸颊泛起红润，低头沉思。她从花瓶中把那束干枝梅拾在手，轻轻地贴在心口上，泪水从半闭的眼睛里流了出来。

退了出来。他们回到自己屋里，俭南老汉叹口气，装袋旱烟边抽边犯寻思。刘大娘低头不语。怎么办呢？能让人家如花似玉的城市大学生跟咱结婚吗？再说，就是晓莉同意，她父母能同意吗？她父母到底是作什么工作的，三年了，她竟牙口缝没欠。

老两口对坐无语地沉思着。

突然，刘大娘一拍大腿说：“我说老头子，我想出招来了。”

“哈馊巴主意？”

“是能把晓莉留下的好主意。”

“怎么留法？”俭南老汉显然对她的主意不感兴趣。“让人家孩子走吧，耽误人家前程，咱对不起晓莉姑娘，也对不起人家父母。”

“我的招儿能对得住。”刘大娘凑近老伴儿，轻轻“噎

咕”一阵。刘俭南皱着的额头舒展开了。说道：“别说，这招还真有门儿，你老娘们家的还造一阵子，啊！”

三

大布苏屯西头住着一家姓李名叫连玉的畜牧业专业户，前三年和刘家收入不相上下，这三年刘家请来张晓莉，收入每年都拉他一半，他打心里不高兴，老是叨咕着：“非把刘家赶上不可。”李连玉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，“大帮轰”时他好偷个懒，取个巧，人们都叫他“李二尖头”。这“李二尖头”从长相上看也算憨厚，黑脸膛、大嘴、厚唇、水蛇腰，手里总捏着早烟袋，一说话总是先“嘻嘻”两声，给人一种热情，然而又有点虚假的感觉。

“李二尖头”的老伴小玲妈倒是一个真正的老实人，为人处事总讲个良心，左邻右舍讲个和气。有时老头子有点耍滑儿的事，她总说：“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咱们长住这大布苏屯，可不能让人家指着脊梁骨过日子。”每当这时，“李二尖头”就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我说屋里的，现在时兴‘妻管严’，你都老掉牙了，少跟我来这套，老娘们地位再高，也得男女平等，可也没说女男平等啊！”李二尖头”旧社会对付着上了几天“国高”，说起话来总是一套一套的。

“唉，我不是怕你富了以后不走正道吗。忘了前些年‘割尾巴’时，你躺在炕上装病，瞎吭吭啦，吃两顿饱饭把你撑的，穿两件好皮把你美的，盖几间砖房把你烧的，再呆两天还美出鼻涕泡来了呢。”小玲妈也不示弱。

“李二尖头”对老伴有时也真要点小聪明，能把老伴唬弄了就唬弄过去，老伴不听就嘻嘻一笑，再来一招，直到老伴上套为止。

这天，吃早饭的时候，李二尖头对老伴说：“我说老伴，和你商量个事，这事你一听准高兴，嘻嘻。”

“有啥事就说，一把年纪的人老嘻嘻啥，等有了儿媳妇，人家还不说你老不正经！”

“唉呀，我说老伴，你可说对了，就是为咱小雅说媳妇的事，古人说英雄所见略同，老两口寻思啥，还总是一条道呢，嘻嘻。”

“小雅今年都二十五了，可也找得了，不过……”小玲妈有点犹豫了。

“我说，小雅现在是研究生，找个大学生总还相当吧？”李二尖头把饭碗往桌上使劲一墩。耷拉着的上眼皮也擦起了不少。

“咱们老是在家猫着，上哪儿找大学生去？”小玲妈有点畏难的说。

“现成，现成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刘家聘来的那个大学生张晓莉就行，”李二尖头说完，两眼睛盯着老伴的表情。

小玲妈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摔，生气地说：“你可真缺八辈子德了，人家刘家小玉刚和晓莉好上了，全屯一哄的，咱们任拆一座庙，也不破一桩婚哪！咱可不干那缺德作孽万人骂的事。”

“我说老伴，生气干啥，这可不是咱做损，这是玉刚妈那天跟我说的呀！”李二尖头解释说。

“啥！别掏瞎啦，人家玉刚他妈把张晓莉当成姑娘，像宝贝疙瘩似的，少吃两个饭粒儿都心疼好几天，能舍得撒手。”

“你懂个屁，玉刚是农民，是社员，是个放羊的，和人家大学生、省城干部子女能对像吗！刘家这二年是富了，十万元存款也改变不了刘家老庄的成份。”李二尖头念念有词地和